張南軒先生文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張南軒先生文集

(二)

張栻撰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

靜江府學記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學。自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夔經始於郊而燕寢中徙於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事張侯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宮。實故始安郡治。請於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告於桂之士。某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此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

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於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某也不敏。何足以啓告於人。辱侯盛意。勉爲之書。

袁州學記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授李中。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庫陋弗克稱。至於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某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莅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

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爲記。今守名杓。實某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邵州復舊學記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畿數千里。於時亦爲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之中。左嶽右庾。庫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郎通判永州周侯敦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於城之東南。及其成。帥士子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具存可攷也。惟侯倡明絕學於千載之下。學者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至於徇蒔常利便之說。徙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學教授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洊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卽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庫庾庖湢。無不備具。而民不知其費。不與其勞。遣使來請記。某以爲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考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埽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閒。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

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格物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旨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閒盍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廷之之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某不敏幸以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愧云淳熙元年三月癸巳

郴州學記

維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學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才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閒誦其言而知其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

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於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材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於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才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國朝之學視漢唐爲盛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教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令佐又得兼領其事亦既重矣而士之居焉者大抵操筆習爲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耳嗟乎是豈國家所望於多士之意哉雖教養之法疑若未盡復古然爲士者豈可不思士之所以爲士者果爲何事也哉郴故有學迫於城隅湫隘不治知州事薛彥博通判州事盧遇教授吳鎰始議遷改因得浮屠廢宮江山在前高明爽塏迺徙而一新之郡之士相與勸率以助貲役甫踰時而迄成焉來屬某願有紀某惟先王之於學所以勤勤懇懇若飲食起居之不可須臾離者誠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於平天下未有不須學而成者實生民之大命而王道之本原也然而學以何爲要乎孟子論三代之學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大哉言乎人之大倫天所敍也降衷于民誰獨無是性哉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而夫婦朋友之間君臣之際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適而非性之所有者惟夫局於氣稟遷於物欲而天理不明是以處之不盡其道以至於傷恩害義者有之此先王之所以爲憂而爲之學以教之也然則學之所務果何以外於人倫哉雖至於聖人亦曰盡其性而爲人倫之至耳嗚呼今之學者苟能立志尚友講論問辯而於人倫之際審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奪則良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深在家則孝弟雍

睦之行與。居鄉則禮遜廉恥之俗成。一旦出而立朝。致君澤民。事業可大。則三代之風。何遠之有。豈不盛歟。又豈可不勉歟。學之成。實乾道四年春二月。

桂陽軍學記

桂與郴地相接。近歲洞虜紛擾之後。甫及安定。郡各建學以館士。亦可謂知務矣。郴學之成。某嘗爲之記。而桂之士復以請於是告之曰。嗟夫。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蓋自異端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眞。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蹇淺。又況平日羣居之所從事。不過爲覓舉謀利計耳。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誣。不爲文采眩。不爲利祿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夫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而在人所以爲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仁者天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者。梏於氣。動於欲。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德有地矣。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日而不講乎。願與諸君共勉焉。學之成。乾道己丑歲三月也。爲之者。知軍事趙公汝愚。教授劉允迪也。

欽州學記

安陽岳侯霖爲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其州之學。悉易故之庫陋。廟堂齋廡。次第一新。仟來謁記。久未暇也。又明年其學之教授周去非秩滿道桂。復以侯意來請。且曰欽之爲邦。僻在海隅。地近蠻而俗尙利。逢掖之士。蓋鮮有焉。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庶或有起也。某於是而歎曰。是可書也已。夫所爲建學者。固欲其士之衆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決科。肩摩袂屬。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夫寡國鮮士亦何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焉。其成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所以成才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鮮也。然其間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曷其昭之。無以導之。曷其通之。爲之嚴學宮於此。詳其訓迪。以夫人倫之教。聖賢之言行。薰濡之以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其質之美者。能不有所感發乎。有所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爲學之方。而又以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之風。豈不庶幾矣乎。異時人才成就。風俗醇美。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於學。以俟。

康熙四年甲午。

雷州學記

廬陵戴君爲雷州之明年。以書抵某曰。雷之爲州。窮服嶺而並南海。士生其間。不得與中國先生長者接於聞見。爲寡而其風聲氣習。亦有未能遽變者。某惟念所以善其俗。宜莫先於學校。而始至之日。謁先聖祠。則頹然在榛莽中。用不敢遑寧。乃度郡治之西。有浮屠廢居。撤其地少下而得山川之勝。殿堂齋廡。輪

奐爽塏。凡所以爲學宮者。無一不具。用錢一千萬。既成。則延其長老。集其子弟。而語之以學之故。某之心亦庶幾其廑者。願不鄙爲記以詔之。予嘗觀孟子論王政。其於學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後知先王所以建庠序之意。以教之孝弟爲先也。申云者。朝夕講明之云耳。蓋孝悌者。天下之順德。人而與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故善觀人者。必於人倫之際察之。而孝弟其本也。然則士之進學。亦何遠求哉。莫不有父母兄弟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是必有由之而不知者。盍亦反而思之乎。反而思之。則所以用力者。蓋有道矣。古之人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行著實察。存養擴充。以至於盡性至命。其端初不遠。貴乎勿舍而已。今使雷之士。講明孝弟之義於是學。而興行孝弟之行於其鄉。則雷之俗。其有不靡然而變者乎。豈特可以善其鄉。充此志也。放諸四海而準可也。然則藏君之所以教者。宜莫越於是矣。乃書以寄之。乾道六年七月十日。

雷州學記

淳熙四年秋。知雷州李侯以書來告曰。雷舊有學宮。比歲日以頹壞。今焉葺治一新。願請記以詔其士。且希白先生嘗爲是州。宜公之所加念也。惟希白先生實某之曾大父。至和元年以殿中丞來守雷州。今廳壁題名具存。故李侯援以爲請。然某幸得備帥事於此。所當以風教爲先務。聞雷學之成。雖微此請。固願有以告也。而況李侯之言如此哉。嗟乎。舜蹠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逵。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荊棘之間。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爲

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洒埽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爲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間。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正直。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學之功也。自學校之教不明。爲士者亦習於利而已。故其處己臨事。徇於便安。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安也。於富貴利達。志夫苟得。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夫惟徇於便安而志夫苟得。則亦何所不至哉。閒視其所爲。雖有涉於善事。而察其所萌。則亦未免出於有所爲而然。至於挾策讀書。亦是意耳。終身由之而以爲當然。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不畏歟。夫後之爲治。所以不及於古之世。而其人才所以不及於古之人者。常在於是。然則學校之教。其所係顧不重矣哉。今李侯既不鄙其士而新其學宮。然其所以爲教者。則又不可以不明也。故予獨以善利之說告之。使不迷其所趨。雷之士誠能因予之言。如古之學者。從事於洒埽應對之際。以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從師親友。久而勿舍。將必有能辨之者。亦非予言之所能盡也。李侯名茁。字叔茂。長沙人。

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乾道九年冬。知江陵府松滋縣事余君彥廣、以書來言曰。松滋之爲邑。僻在大江之濱。自兵戈以來。其鄉

廬邑居固不能以復舊而又重以水潦爲患淪墊遷徙之餘庶事大抵苟且而學校爲尤甚春秋奉祀幾無以障風雨青衿散處莫適所依六年之秋知縣事滕君琛始聚材陶瓦撤其故而更新之首嚴廟象備其彝器已而講肄棲息之所亦以次舉其明年彥廣實來親帥其士者而勸程之又擇其秀者而表厲之吟誦之聲藹如也今年秋復命甓工結密其地自廟而及門又加黝堊之飾於其棟宇用釋菜之禮以告其成自惟小邑寡民不敢爲勞費第積其力時而爲之故與滕君相繼四年之間而後訖事願不鄙爲之記以風示邑之士庶幾有以作興焉某念今之爲邑者急於簿書期會之報詳於追肯督責之事則云舉其職矣有能慨然於荒寒僻遠之區留意教養如二君之相繼者豈不可貴哉而余君且將求其說以作興其人才顧雖文字荒陋有不得辭也則爲之說曰先王之教其大旨見於孟氏之書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是知學校以明倫爲教而明倫以孝弟爲先蓋人道莫大乎親親而孝者爲仁之本也古之人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後長者以爲弟躬行是事默體是心充而達之不使私意間於其間親親之理得而無一物不在吾仁之中孝弟之道有不可勝用者矣試以諗於邑之士孰無事親從兄之心乎誠能相與勸勉朝夕講磨以從事乎此然後知人倫之際盡其道爲難而學之不可以已也士之從事於此則夫風聲氣俗之所及閭里小民亦將視效而知勸畏威而寡罪以樂趨於淳厚之習然則顧不美與嗟乎是乃先王建學之本意余君今日之所望於多士者宜莫先於此也遂書以寄之淳熙元年正月

宜州學記

淸熙四年某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韓璧聞於朝曰。璧淸介豈第。願假守符俾牧遠民。詔爲宜州。便道之官。宜爲州被邊所控制非一。前此爲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繕治財賦之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既舉其職。則慨然念學校委廢。議所以修復之。蓋積衆而後成。廟宮既嚴。講肄有堂。生師有舍。門廡庖湢悉具。合境人士。歎息誦詠。伻來請記。方韓侯之爲是舉也。或者竊笑。以爲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宜故寡士。亦何必汲汲爲。某獨以爲不然。蓋俎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忒。教化興行。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是有實理。非虛言也。建學於此。使爲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則其細民。亦將風動胥勸。尊君親上。協力一心。守固攻克。又孰禦焉。近而吾民既已和輯。則夫境外聚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感動。有以伏其心志。柔其肌膚。其孰有不順。況於秉彝之心。人皆有之。奇才之出。何間遠邇。遠方固曰寡士。然如唐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日南。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有可過之者乎。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故其於學之成。樂爲書之。

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

潭州嶽麓書院。開寶九年知州事朱洞之所作也。後四十有五年。李允則來爲請於朝。因得賜書藏焉。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主簿。使歸教授。始詔因舊名賜額。仍增給中祕書。於

是書院之稱聞天下紹興初更兵革灰燼十一僅存已而遂廢乾道元年建安劉侯珙安撫河南既剔蠹夷姦民俗安靖則葺學校訪儒雅思有以振起之湘人士合辭以書院請侯悚然曰是固章聖皇帝所以加惠一方勸厲長養以風天下者而可廢乎迺屬州學教授金華邵穎經紀其事未半歲而成大抵悉還舊規某從多士往觀焉愛其山川之勝堂事之嚴徘徊不忍去喟而與之言曰侯之爲是舉也豈將使子羣居族譚但爲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爲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惟民之生厥有常性而不能以自達故有賴於聖賢者出而開之是以二帝三王之政莫不以教學爲先務至於孔子述作大備遂啓萬世無窮之傳其傳果何與曰仁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下而宰萬物者也今夫目視而耳聽口言而足行以至於食飲起居之際謂道而有外夫是烏可乎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毫釐之差霄壤之繆此所以求仁之難必貴於學以明之與善乎孟子之得傳於孔氏而發人深切也齊宣王見一牛之觳觫而不忍則告之曰是心足以王矣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論堯舜之道本於孝弟則欲其體夫徐行疾行之間指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則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焉求之則不差矣嘗試察吾終日事親從兄應物處事是端也其或發見亦知其所以然乎誠能默識而存之擴充而達之生生之妙油然於中則仁之大體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與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無疆變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是乃聖賢所傳之要從事焉終吾身而後已雖約居屏處庸何損得時行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哉侯既屬某爲記遂書斯言以厲同志俾無忘侯之德

抑又以自厲云爾。二年冬十有一月辛酉日南至。右承務郎直祕閣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某記。

道州重建濂溪周先生祠堂記

宋有天下。明聖相繼。承平日久。元氣胥會。至昭陵之世盛矣。宗工鉅儒。磊落相望。於是時濂溪先生實出於春陵焉。先生姓周。名茂叔。晚築廬山之下。以濂名其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春陵之人言曰。濂溪。吾鄉之里名也。先生世家其閒。及寓於他邦。而不忘其所自生。故亦以是名溪。而世或未知之耳。惟先生仕不大顯於時。其澤不得究施。然世之學者。考論師友淵源。以孔孟之遺意。復明於千載之下。實自先生發其端。由是推之。則先生之澤。其何有窮哉。蓋自孔孟沒而其微言僅存於簡編。更秦火之餘。漢世儒者。號爲窮經學古。不過求於訓詁章句之閒。其於文義。不能無時有所益。然大本之不究。聖賢之心。鬱而不章。而又有顓從事於文辭者。其去古益以遠。經生文士。自歧爲二塗。及夫措之當世。施於事爲。則又出於功利之末。智力之所營。若無所與於書者。於是有異端者。乘閒而入。橫流於中國。儒而言道德性命者。不入於老則入於釋。閒有希世傑出之賢。攘臂排之。而其爲說。復未足以盡吾儒之指歸。故不足以抑其瀾。而或反以激其勢。嗟乎。言學而莫適其序。言治而不本於學。言道德性命而流入於虛誕。吾儒之學。其果如是乎哉。陵夷至此。亦云極矣。及吾先生起於遠方。乃超然有所自得於其心。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以極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教人。使之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推之於治。先王之禮樂刑政。可舉而行。如指諸掌。於是河南二程先生兄弟。從而得其說。推明究極之。廣大精微。殆無餘蘊。學者始知夫孔孟之所以

教。蓋在此而不在乎他學。可以至於聖。治。不可以不本於學。而道德性命。初不外乎日用之實。其於致知力行。具有條理。而詖淫邪遁之說。皆無以自隱。可謂盛矣。然則先生發端之功。顧不大哉。春陵之學舊有先生祠。實紹興某年向侯子丞所建。至於今淳熙五年。趙侯汝誼以其地之狹也。下車之始。卽議更度之。爲堂四楹。併二程先生之像列於其中。規模周密。稱其尊事之實。既成。使來謁記。某謂先生之祠。凡學皆當有之。豈惟春陵。特在春陵尤所當先者。趙侯茲舉。知急務矣。故爲之論述如此。以告後之人。

永州州學周先生祠堂記

零陵守福唐陳公輝下車之明年。令信民悅。迺思有以發揚前賢遺範。貽詔多士。他日偕通判州事潁上曾公迪詣郡學。顧謂諸生曰。永雖小郡。而前輩鉅公名德。往往辱居之。如本朝范忠宣公、范內翰公、鄒侍郎公。皆旣建祠於學宮矣。惟濂溪周先生。嘉祐中嘗倅此州。而獨未有以表出之。豈所以爲重道崇德示教之意乎。於是教授廬陵劉安世。率諸生造府請就郡學殿宇之東廂。闢先生祠。前通判武岡弋陽方公疇。以書走九江。求先生像於先生諸孫。得之。陳公命零陵宰歷陽高祈董其事而成之。儕像儼然。欄楯周密。旣成。屬某爲記。某以晚生。屢辭不獲。敬誦所聞以廣其意。先生諱敦頤。字茂叔。春陵人。歷官凡六遷。至通判永州。用呂正獻公薦。擢廣南東路轉運使判官。改提點刑獄。所至力行其志。晚以病囚分司。築居廬山下。有溪流其旁。名之曰濂溪。故世稱爲濂溪先生。某嘗聞程公大中倅南安。先生爲獄掾。大中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爲友。故明道自十五六時。聞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

志伊川年十二三亦受學焉惟二程先生唱明道學論仁義忠信之實著天理時中之妙述帝王治化之原以續孟氏千載不傳之道其所以自得者雖非師友可傳而論其發端實自先生豈不懿乎先生著通書及拙賦皆行於世而又嘗俾學者求孔顏所樂何事意以此示人亦可謂深矣後之登斯祠者睹先生之儀容讀先生之書賦求先生之心眞積力久希聖希賢必有得顏子之所樂者矣

濂溪周先生祠堂記韶州

淳熙二年冬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詹君儀之以書抵某曰儀之幸得備使事念無以稱上德意始至披攷故籍熙寧中濂溪先生實嘗爲此官今壁之題名具存儀之雖不敏敢不知所師慕且念宜有像設以詔後世庶幾來者感動焉迺度地於治所曲江郡城之內唐相張公故祠之東爲屋三楹以奉祀事且崇其門垣大書揭之嚴其扃鑰時以啓閉十有一月告成願請記某讀其書喟然而歎曰詹君下車首爲是舉可謂知所先務矣其意豈不遠哉則不敢辭而爲之書按廳壁記所書先生以熙寧四年正月九日抵官下是年八月朔日移知南康軍在官僅踰半載耳攷其行事其見於先生之墓誌者曰自廣東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不憚瘴毒雖荒崖絕島人迹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未及盡其所爲而已告病求守南康以歸而著作郎黃公庭堅作濂溪詞亦稱先生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人自以爲不冤以是二者觀之亦可以想見當時施設之大槩矣雖然凡先生之所施設皆其學之所推非苟然也某嘗考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實自得於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窮二氣之所根極萬化之所行而明

主靜之爲本。以見聖人之所以立人極。而君子之所當修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於斯也。故其所養內充。闇然而日章。雖未得大施於時。而莅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飾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咨嗟興起之不暇。然則卽其所嘗臨之地。而繪像立祠。以昭示來世。豈非有志於名教者所宜汲汲者乎。使後之人睹先生睟然之容。而效法其行事。因先生詳刑之心。而究極其淵源。則是祠之建。其爲益固有不可勝言者矣。抑嘗先生之論刑曰。刑者民之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夫中正者。仁之所存。而明達者。知之所行。果斷者。又勇之所施也。以是詳刑。本末具矣。詹君之立祠。爲詳刑者設也。故某復以此繫於終焉。詹君嚴陵人。嘗爲御史臺主簿云。十有二月丁酉記。

南康軍新立濂溪祠記

淳熙五年秋。詔新安朱侯熹起家爲南康守。越明年三月。至官。慨然思所以仰稱明天子德意者。首以興教善俗爲務。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河南二程先生配。貽書其友人張某曰。濂溪先生嘗領是邦。祠像之立。視他州尤不可以緩。子盍爲我記其意。某既不克辭。則以平日與侯習講者。述之以復焉。自秦漢以來。言治者汩於五霸功利之習。求道者淪於異端空虛之說。而於先王發政施仁之實。聖人天理人倫之教。莫克推尋而講明之。故言治若無預於學。而求道者反不涉於事。孔孟之書僅傳。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生民不克睹乎三代之盛。可勝歎哉。惟先生崛起於千載之後。獨得微旨於殘編斷簡之中。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物

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於以復明。至於二程先生。則又推而極之。凡聖人之所以教人。與學者之所以用功。本末始終。精析該備。於是五伯功利之習。無以亂其正。異端空虛之說。無以中其誣。求道者有其序。而言治者有所本。其有功於聖門。而流澤於後世。顧不大矣哉。春秋奉嘗。徧於學校。禮則宜之。而況此邦嘗爲先生所領之地。祠像久焉未設。誠缺典也。今朱侯下車未遑他議。而首及乎此。可謂得爲政之本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朱侯之所以望於來者。豈不在於斯乎。雖然。某又有說焉。蓋自近歲以來。先生之書。徧天下。士知尊敬講習者寖多。而其間未免或失其旨。妄意高遠。不由其序。游談相夸。不踐其實。反以病夫眞。若是者適爲吾道之罪人耳。夫惟淳篤懇惻之思。躬履不忽於卑下而審察乎細微。是則爲不負先生之訓。其於孔孟之門牆。庶幾乎可以循求而進也。此又豈非朱侯所望於來者之意乎。

三先生祠記

淳熙二年。靜江守臣張某。卽學宮明倫堂之旁。立三先生祠。濂溪周先生在東序。明道程先生、伊川程先生在西序。繪像既嚴。以六月壬子。率學之士。俯伏而告成。退則進而諗之曰。師道之不可不立也久矣。良才美質。何世無之。而後世之人才。所以不古如者。以夫師道之不立故也。凡所謂爲士者。固曰以孔孟爲宗。然而莫知所以自進於孔孟之門牆。則亦沒世窮年。倀倀然如旅人而已。幸而有先覺者出。得其傳於千載之下。私淑諸人。使學者知夫儒學之眞。求之有道。進之有序。以免於異端之歸。去孔孟之世雖遠。而

興親炙之者。固亦何以相異。獨非幸哉。是則秦漢以來。師道之立。宜莫盛於今也。而近世學者。誠知所信慕者蓋鮮。閒有號爲推尊。則又或竊虛聲以自高。而不克踐其實。顧反以爲病。是則師道雖在天下。而學者亦莫知其立也。桂之爲州。僻處嶺外。山拔而水清。士之秀美者。夫豈乏人。惟見聞之未廣。而勉勵之無從。故某之區區。首以立師道爲急。繼自今。瞻三先生之在此祠也。其各起敬起慕。求其書而讀之。味其言。考其行。講論紬繹。心存而身履循之。以進於孔孟之門牆。將見人才之作興。與灕江爲無窮矣。此某之所望也。且獨不見濂溪先生之言乎。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嗟乎。某之所望。又豈特於邦之士云哉。敢記而刻諸石。

劉陽歸鴻閣龜山楊諫議畫像記

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竊佛老之似。濟非鞅之術。擧世風動。雖巨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姦者。其說一行。而天下始紛紛多事。反理之評。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慝相乘。卒兆裔夷之侮。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饗。雖當時餘黨猶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論議一正。到於今學者知荊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則公之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孟氏者。其功顧不大哉。是宜列之學宮。使韋布之士。知所尊仰。而況公舊所流風善政之及祀事其可缺乎。劉陽實潭之屬邑。紹聖初。公嘗辱爲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德於邑民也深矣。後六十有六

年。建安章才邵來爲政。慨然念風烈。咨故老。葺公舊所謂飛鴻閣。繪像於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去而不忘也。又六年。貽書俾某記之。某生晚識陋。何足以窺公之蘊。惟公師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鳶飛魚躍之傳於言意之表。踐履純固。卓然爲一世儒宗。故見於行事深切著明如此。敢表而出之。庶幾慕用之萬一云爾。

建寧府學游胡二公祠堂記

學者博觀載籍。尙論古人。攷迹而有以觀其用。察言而有以求其心。則其相去久遠。雖越宇宙。猶恨其不得身親而炙之。而況接吾耳目。近出鄉黨。而其模範典刑。足以師表後學者哉。建之爲州。素稱多士。近數十年之間。御史游公、文定胡公、相繼而出。其模範典刑。皆足以師表後學。而接於其人之耳目。又未有若是其近者也。是以比歲以來。爲政而知務者。繼立二公之祠於學宮。其所開示學者。尙論古人。先於其近者之意。亦云切矣。蓋隆興癸未。知府事陳侯正同。始祠游公於東廡之北端。後六年。轉運副使任侯文薦、判官芮侯燁、又以邦人之請。命祠胡公。且徙游公之祠爲東西室於堂上。未畢而皆去。又五年。今轉運副使沈侯樞。始因其緒而卒成之。而教授王定方、遂以書來屬某爲記。某生晚矣。雖不及二公而躬拜之。然論其言行。以與同志者共講之。則亦區區之願也。昔者竊聞之。二程先生兄弟。唱明道學於河南。東南之士。受業於門。見推高弟。有三人焉。曰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而游公其一也。伊川先生嘗稱其德器晬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而楊公亦謂公心傳自到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而知其爲成

德君子也。元符三年冬。爲監察御史。旋出守郡。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話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蓋有可得而推者矣。至若胡公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公及謝楊二君子游。而講於其說。自得之奧。在於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於斯文矣。夫以二公之賢。所立如此。是豈獨建人所得私以爲其鄉之先生哉。今始以其模範典刑接於耳目而論之。則卽夫建學而立祠焉。亦其事之宜耳。自今以來。凡建人之游於學。與夫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於建之學者。瞻二公之在此堂也。必將竦然於中。知所敬慕。退而考其言行。以泝其師友之淵源。卽其所至而益究夫問學之無窮。則聖賢之門牆。庶幾其可循而入矣。然則爲是祠者。夫豈徒然而已哉。

存齋記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全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之道。曷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眞積力久。則有所存者。將洋洋乎察於上下而不可掩。功

用無窮變化日生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予爲之記若予者蓋矻矻自伾之不暇而何以善於朋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以自警歟

弗措齋記

金華邵元通名齋曰弗措以爲朝夕講習居處之地而求予爲記其請廑甚予焉能忘言也中庸論誠之之道其目有五曰學曰問曰思曰辨曰行而五者皆貴於弗措蓋聖學與天地並高明博厚而悠久無疆也學者竭終身之力勉勉不已猶懼不及而況於若存若亡暫作復輟其何益乎弗措之義大矣雖然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問之卽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盡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己物盡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盡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眞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益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至矣噫學不躐等也譬諸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晝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輛而欲乘雲駕風以遂

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吾子毋忽於予言誠能服夫子之教而用力焉則希音至味吾子將自得於心矣

擴齋記

武夷胡廣仲扁其齋曰擴其友張某敢起古義以告曰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闢二氣樞紐羣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人之所以能知者以其爲天地之心太極之動發見周流備乎己也然則心體不既廣大矣乎道義完具事事物物無不該無不徧者也而人顧乃局於血氣之內而自小之雖曰自小之而其廣大之體本自若是以貴夫能擴也然而知之之端不發則擴之之功亦無自而施故孟子謂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夫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一萌於中亦知其所以然乎知其所以然則良心見矣此所謂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擴者擴乎此者也擴之之道其惟窮理而居敬乎理明則有以精其知敬立則有以宅其知從事於斯涵泳不舍則其胷中將益開裕和樂而所得日新矣故充無欲害人之心而至於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不可勝用仁義之不可勝用豈自外來乎擴而至於如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吾心體之本然者也故擴者生道也恕之功也仁之方也學者所以求盡其心者也今廣仲將體夫知之之端以致其擴之之力其進也孰禦焉雖然世固有不樂狹陋而求以自擴者不流於放肆則將窮大而失其所居蓋彼不知其有本也吾所謂擴者天理之素而彼所謂擴者

人欲之爲也。學者又不可以不辨。

敬齋記

孟氏沒。聖學失傳。寥寥千數百載間。學士大夫。馳騖四出以求道。泥傳註。溺文辭。又不幸而高明汨於異說。終莫知其所止。嗟夫。道之難明也如此。非道之難明也。求之不得其本也。宋興又百餘載。有大儒出於河南兄弟。並立發明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推其源流。上繼孟氏。始曉然示人以致知篤敬爲大學始終之要領。世方樂於荒唐放曠之論。窮大而失其歸。視斯言若易焉者。而曾莫思其然也。天下之生久矣。紛紜轇轕。曰動曰植。變化萬端。而人爲天地之心。蓋萬事具萬理。萬理在萬物。而其妙著於人心。一物不體則一理息。一理息則一事廢。一理之息。萬理之紊也。一事之廢。萬事之墮也。心也者。貫萬事統萬理。而爲萬物之主宰者也。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噫。其必識夫所謂一而後有以用力也。且吾視也聽也言也。手足之運動也。曷爲然乎。知心之不離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吾飢而食也。渴而飲也。朝作而夕息也。夏葛而冬裘也。孰使之乎。知心之不外乎是。則其可斯須而不敬矣乎。蓋心生生而不窮者道也。敬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怠則放。放則死矣。是以君子畏天命不敢荒寧。懼其一失而同於庶物也。仁壽崔子霖以敬名齋。而請予記之。予嘉其志之美也。則不敢辭。吾鄉之士。往往秀偉傑出。而吾子霖方有志於斯道。以與朋遊共講之。予歎夫同志之鮮也。乃今得吾子霖。而子霖又將與其朋友共之。知吾道之不孤也。故樂爲之書。

拙齋記

盱江曾節夫以拙名其齋而請予爲之記。予喟而歎曰。士病於不拙也久矣。文采之衒而聲名之求。知術之滋而機巧之競爭。先以相勝詭遇以幸得。而俗以益薄。士病於不拙也久矣。頃者始見吾子。望乎容止。退然若不安。聽乎言辭。吶然若不足。意吾子之不馳騖於斯世也已。而旋觀乎吾子之爲。則處己也介。而接物也嚴。又有以知吾子之能自守也。今以拙名齋。抑子之志如此。而何以予之記爲。雖然。子之求於予也。幾予言之可以輔仁也。仰以子之質之美。予亦有望焉。請試爲子言之也。予聞之。義理之本於天者至精而無窮。氣稟之存乎人者。雖美而有限。伊欲究夫無窮而化其有限。舍學何以哉。雖然。所爲進學之方。則亦有道矣。古之人於此蓋終身焉。若升高之必自下。若陟遐之必自邇。此其用力豈苟然而已哉。予又病夫學者之不拙也。務窺而竊取。耳受而口傳。恃億度而鑿空虛。難之不圖而惟獲之計。序之不循而惟至之必。久之不務而惟速之欲。若是而欲有諸其躬也難矣。予是以病夫學者之不拙也。稽諸洙泗之門。子之家。子與非百世師乎。聖人始以魯稱之。而其於是道。終以魯得之。所謂三省其身。自反而縮。與夫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皆其平日所爲用力者也。戰兢臨履。至於啓手足之際。而後以爲知免。一簣之未正。猶不敢安其終。其學之有始有卒。幾於聖而全其天。蓋如此。謂於是道以魯得之非邪。由予前所言。士病於不拙者。吾子既無是之患矣。由予後所言。病夫學者之不拙者。吾子其率是以勉之哉。請無他求。以子之家子與爲標準。而從事焉。其可矣。若夫安其所已能。而倦其所未進。則爲拘於有限而息乎無窮。是拙

之流生害也。吾子其必不然矣。

隱齋記

予弟杓。爲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某幸得備位郡守。懼無以宣上之澤於斯民。乃闢便齋於廳事之旁。日與同僚講民之疾苦。相與究復之。於其暇。則誦詩讀書於其間。以自培。既。敢請名。予嘉其意。爲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惻隱之心之義。夫所謂惻隱者。惻然有隱云耳。嗟夫是心。乃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凡事物之至乎吾前。與夫講論之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以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無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而充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乎學者。以其能愛人也。嗟乎。爲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不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一說焉。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克也。汲汲然憂其不及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所謂隱然者。將汩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墮也。嗟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簸儆之言。不聞於吾耳哉。併書之。使刻寘於壁。

困齋記

弋陽方君耕道。謫居零陵。其友廬陵胡君邦衡。自海外以書抵之曰。公取易困卦。詳玩而深索之。則得所以處困之道矣。耕道於是牓其齋曰困齋。自號曰困叟。其居閒而讀易。則謂之困交。耕道可謂能尊其所

聞矣。在易之繫辭三陳九卦。意義深切。至於困。則曰困德之辨也。又曰困窮而通。又曰困以寡怨。嗚呼。聖人發明處困之義。備盡於此。其惠後世學者至矣。是可不盡心以體之乎。夫窮達者、在外者也。理義者、在我者也。在外者存於時命。而在我者無斯須而可離。世之惑者。於其存於時命者。乃欲人力而強移。於其不可離者。則違之而忘反。居得則患失。居失則覬得。或能行於其所易。而不能行於其所難。能自保於安逸之時。而有變於危窮之際。是則非其心之正也。窮達亂之也。君子則不然。其心日夕皇皇然。惟知在我者禮義之安而行寧卹其他。故其處困也。致命而已。於天何怨。順義而已。於人何尤。而反諸其躬。則益念其所未至。惟恐思之不精。益勉其所未能。惟恐行之不力。是君子之處困。抑其進德深切之時也。如斯而後。庶幾爲不負聖人之訓歟。耕道往以直道忤權臣。既而以非罪罹吏議。方且責己自克。好問不倦。可謂知所處矣。而邦衡以危言切論。一貶嶺海。近二十年。窮經自樂。浩然以歸。其非有得於斯邪。宜乎以此道相切勵也。又聞橫渠先生之言曰。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噫。安知造物者不以是金玉耕道之德乎。此豈特邦衡所望於耕道也。耕道以記文見屬。杕雖晚生。念不爲無契。是以不敢以固陋辭。紹興二十八年春二月戊申廣漢張某記。

敬簡堂記

歷陽張侯安國。治長沙。既踰時。獄市清淨。庭無留牘。以其閒暇。闢堂爲燕息之所。而名以敬簡。他日與客落之。顧謂某曰。僕之名堂。蓋自比於昔人起居之有成也。子其爲我敷暢厥義。某謝不敏。一再獲命。因誦

所聞而言曰聖賢論爲政不曰才力蓋事物之來其端無窮而人之才力雖極其大終有限量以有限量應無窮恐未免反爲之役而有所不給也君子於此抑有要矣其惟敬乎蓋心宰事物而敬者心之道所以生也生則萬理森然而萬事之綱總攝於此凡至乎吾前者吾則因其然而酬酢之故動雖微而吾固經緯乎古之先事雖大而吾處之若起居飲食之常雖雜然並陳而釐分縷析條理不紊無他其綱既立如鑑之形物各止其分而不與之俱往也此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歟若不知擧其綱而徒簡之務將見失生於所怠而患起於所忽乃所以爲紛然多事矣故先覺君子謂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非敬則是心不存而萬事乖析矣可不畏歟雖然若何而能敬克其所以害敬者則敬立矣害敬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而察之天理人欲絲毫之分耳遏止其欲而順保其理則敬在其中引而達之擴而充之則將有常而日新日新而無窮矣侯英邁不羣固已爲當世之望誠能夙夜警勵以進乎此則康濟之業可大而豈特藩翰之最哉侯曰然則請書以爲記以無忘子之言

仰止堂記

武夷宋子飛蓋游從之舊也戊寅之夏自其鄉觸熱來訪予瀟水之上留旣越月方念無以答其意者子飛爲某曰某家有小堂面直西山欲以仰止名之何如某曰請無以易斯名而某願爲記之子飛曰諾子之名是堂也豈徒取其偉觀乎哉而某之爲記也亦豈復敘其境物之勝抑將因名以達義庶幾相與之意云耳噫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夫子蓋歎息焉曰詩之好仁如此仁之爲道論其極致雖曰學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然而聖人之教人求仁則具有塗轍論語一書明訓備在熟讀而深思深思而力體優游厭飫及其久也當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與矣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閒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爲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是道也夫人皆可勉而進而用力者鮮無他所以病之者多矣病之者多而不求以去之期爲完人其以是終其身豈不大惑歟故學莫強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而莫害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今子飛既以是名堂日游其閒將詠仰止之詩以深念聖人之意當必慨然有感於中其惟篤信勿移弗得弗措期至於古人之域則如某者亦有望於切磋之益焉是以樂記之也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史論

王陵陳平周勃處呂后之事如何

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扼之。獨問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實憚高帝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帝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砥柱之遏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呂氏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燄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於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死。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劉氏之計亦疏矣。不遏之於爪牙未就之初。而救之於搏擊磔裂之後。觀其閒居深念。與劫酈寄入北軍等事。亦可謂窘迫僥倖之甚。夫豈全謀哉。酈寄不可劫。北軍不可入。呂須之謀行。則亦殆矣。忠於人國者顧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不必勒出於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尸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立。皎然如白日。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

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二子爲能哉。使人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徇義。而曰吾欲用權以濟事於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於如荀彧馮道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終之論。皆以母子天性爲言。拳拳然日以復廬陵王爲事。然其所以紓餘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則用功深矣。潛受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

賈董奏篇其閒議論孰得孰失

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治安之策。可謂通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邪。

西漢儒者名節何以不競

名節之稱。起於衰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事著見。不靳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靳乎徇名。而其名隨之。在己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衰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有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則亦以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爲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教人之外。自餘往往

以佔畢詁訓爲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衰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考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雖號爲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爲害。至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然儒者之學。豈必爲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欲慕之。其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況他人乎。蓋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宜乎王莽簒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斑斑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尊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衰世之中。守義不變。蓋有足尚者。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奸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卽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

光武崇隱逸

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然崇尚風節。而不忘遺逸之擧。亦可謂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亢。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則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細矣。況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隱約之士。豈不足以遏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不輕矣。在光武時。雖曰擧遺逸。然固有召而不能致。致而不能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革西京之陋而起名節

之俗。則其爲益固豈淺淺哉。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孰不歸心。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舉歸之也。豈非爲治之總要乎。然嘗怪嚴子陵竟不爲帝少屈何邪。攷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爲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爲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己。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黨錮諸賢得失如何

東京黨錮諸君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天資之高。而歎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頹敗矣。而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背顧。其志氣可謂美矣。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故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遜。其進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周。扶持根本。漸其圖濟。其爲不可騤也。黨錮諸君子在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擊搏豪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於有爲。直欲一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盡爲可恨

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閒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天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勳。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持心最平。蓋天資又加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斂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欠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溫嶠得失

溫太眞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恨者。絕裾之事也。昔之人不以窮達得失累其心。聽天所命。而行其性命之情。故或仕或不仕。皆非有所爲也。於其身所處之義當然也。自後功名之俗興。而遷就趨避之說起。三綱始墮而不得其正。雖豪傑之士。一爲功名富貴所誘。失其性者多矣。可勝歎哉。太眞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一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眞有母若此。身固不得以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而太眞獨忍於此乎。若既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

眞念母。獨不得辭乎。度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徼倖投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使太眞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眞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皆親賊性命。皆可以屑爲。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固不受其國。夫子以爲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爲奴。而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眞之事業爲不足道。就使太眞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寒其天性之傷也。太眞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泯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心無愧。烏能以此易彼哉。故予謂太眞稱爲功名之士則可。尙論古人。則可憾矣。

說

勿齋說

胡先生之季子大時。求予名其讀書之室。予因誦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之言。而名之曰勿齋。嗟乎。天理人欲。不並立也。操舍存亡之幾。其間不能以毫髮。所謂非禮者。非天之理故也。苟非天理。卽人欲已。勿者、禁止之辭。收放心之要也。學者所當於視聽言動之間。隨吾所見。覺其爲非禮則克之。無愛焉。慮思力行。由麤以及精。由著以及微。則所謂非禮。蓋將有不可勝克者。克之之至。則天理純全。而視聽言動。一循其則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貴夫勉之勿舍而已。

答問

答朱元晦

和靖之言固有所謂然諸君之說意皆未究也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凡聖之分也豈可易云乎哉傅說之告高宗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非知之者有此乎此舊學於甘盤之所得也故君奭篇稱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傅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說之意亦曰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貴於身親實履之此爲知之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矣自孟子而下大學不明只爲無知之者耳若曰行則學者事父兄事上何莫不行也惟其行而不著習而不察耳知之而行則譬如皎日當空腳踏實地步步相應未知而行者如闇中摸索雖或中而不中者亦多矣曾點非若今之人自謂有見而直不踐履者也正以見得開擴便謂聖人境界不下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耳顏曾請事戰兢之功蓋無須臾不敬者也若如今人之不踐履直是未嘗眞知耳使其眞知若知水火之不可蹈其肯蹈乎

答朱元晦

經乃天下之常經所謂堯舜之道也經正則庶民曉然趨於正道邪說不能入矣但反經之妙乃在我之事不可只如此說過也只如自唐以來名士如韓歐輩攻異端者非不多而卒不能屈之者以諸君子猶未能進夫反經之學也如後周李唐及世宗蓋亦嘗變其說矣旋卽興復而愈盛者以在上者未知反經

之政故也。

答朱元晦

某詳程子教人居敬必以動容貌整思慮爲先蓋動容貌整思慮則其心一所以敬也今但欲存心而以此爲外既不如此用工則心亦烏得而存其所謂存者不過強制其思慮非敬之理矣此其未知內外之本一故也今有人容貌不莊而曰吾心則存不知其所爲不莊者是果何所存乎推此可見矣

答胡季隨

所謂義理與客氣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都無夾雜念處毫釐之間霄壤分焉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少弛也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題跋

題李光論馮澥劄子

臣伏見臣僚上言推尊王安石爲名世之學乞榜朝堂欲以傾動海內流播天下鼓惑衆心事係安危義難循默臣已具論列繳奏外臣訪聞爲此說者乃諫議大夫馮澥澥誠腐儒不達世務浸淫王氏之說深入骨髓平居議論以安石爲孔孟之流元符末上書獨入正等力詆鄒浩以爲哲廟逐臣不當復用懷姦造謗老而無識止緣崇寧曾有湟都棄地之謀爲蔡京所逐因得虛名考其素節無可稱道究其學問誠爲頗邪臣觀王安石在熙寧元豐間神宗皇帝大有爲之日刱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光爭論神考之前因邇英閣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曰漢帝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不可改也獨安石專任己能排卻衆論當時大臣如韓琦富弼諫官御史如范鎮呂誨范純仁之流信所謂名世大賢盡遭斥逐或休以去而任用呂惠卿舒亶李定皆一時傾邪小人不畏天下之公論不恤百姓之愁苦不顧宗社之安危馴至蔡京蔡卞合爲死黨操述作之說禁錮天下忠賢壞除祖宗

法度。五十年間。言路有防川之蔽。海內多敢怒之民。愁痛無聊。至此極矣。伏自陛下卽位以來。破拘攣之說。埽末習之蔽。躬履素樸。持循典故。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當天意者。士大夫思稅駕之地。百姓望息肩之期。王氏之學。尙復忍聞之乎。澥職在論思獻納之地。不能以道義裨贊聖聰。反以安石爲大賢。託中道以濟其偏說。假公論以遂其私情。懷姦不忠。熒惑主聽。伏望陛下察其回邪。洞照讒慝。特賜睿斷。罷澥諫職。斥使居外。儻臣所論未合聖慮。臣亦不敢復冒言路。亦乞重行黜責。以爲妄言之戒。冒犯天威。臣不勝惶懼激切之至。取進止。六月日朝奉郎守侍御史臣李光劄子。

通書後跋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於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某刻於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遺書

二先生遺書。近歲既刊於建寧。又刊於曲江、於嚴陵。今又刊於長沙。長沙最後刊。故是本爲尤密。始先生緒言傳於世。學者每恨不克睹其備。私相傳寫。人自爲本。及是書之出。裒輯之精。亦庶幾盡矣。此誠學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談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失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爲逾甚矣。學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爲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涵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敢敬書之附於卷之末。

跋西銘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弛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礙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書以示學生潘友端。

跋三家昏喪祭禮

右文正司馬公、橫渠張先生、伊川程先生、昏喪祭禮。合爲五卷。竊惟道莫重乎人倫。教莫先乎禮。禮行則彝倫敍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爲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乎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於其中涵泳服習。淳龐敦固。蓋有不期而然者。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乖而目疏。甚至於雜以異端之說。淪胥澌滅。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

振職是故歟。夫冠昏喪祭。人事之始終也。冠禮之廢久矣。未能遽復也。今姑卽昏喪祭三者而論之。幸而有如三公之說。其可不盡心乎。三公之所定。雖有異同。然至其推本先王之意。罷黜異端之說。是則未嘗不同也。司馬氏蓋已著書。若橫渠伊川二先生。雖嘗草定而未具。然所與門人講論。反復其所發明深矣。抑嘗謂禮之興廢。學士大夫之責也。有能卽是書。探攷而深思。深思而力行。宗族相觀。朋友相輔。安知風俗之美。不由是而作興乎。妄意可助聖時善俗之一端。於是刻於桂林郡之學宮云。淳熙三年六月甲戌朔旦。

跋符君記上蔡語錄

符君生於遠方。及游京師。勇能從上蔡謝先生問學。得先生一語。隨卽記錄。今傳於家者九十有七章。若符君者。亦可謂有志於學矣。予謂當表而出之。以爲遠方學者模楷。故附志於兵部侍郎胡公銘詩之後。使來者當有攷焉。

跋希顏錄

某己卯之歲。嘗裒集顏子言行爲希顏錄上下篇。今十有四年矣。回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爲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著爲一卷。又附錄一卷。蓋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特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

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爲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揚子雲法言之可取者。幷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蓋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非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以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牆。是錄之所爲作也。乾道九年八月九日謹書。

題周彝所編鬼神說後

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

熾行。譸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憧於恐畏。肯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眞。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爲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說所咻。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憧於內。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爲異說所溺矣。湘鄉周奭考鬼神之說。凡夫子之所嘗言。見於易禮傳魯論者悉集之。又取近世程子張子之書。上及於濂溪周子。下及於兩家門人。凡語涉於此者。合爲一編。以與朋友講求其故。某嘉其志。因書於後。

西漢蒙求跋

柳宗直輯西漢文類。其兄司馬序其首。有曰掇討磔裂。攜撫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世謂宗直是書。固足以傳遠。抑有賴於司馬之文有以發之也。東平侯彥明。取班史故事及雅訓語。協而比之。他日過予。求爲之序。予謂侯君爲是書亦勤矣。予烏能發之。君家彥周任其責可也。雖然。有求於予。固將以求益也。試

言讀史之法可乎。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興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盍進於斯。而以餘事誦其言語文字之工。莞然一笑可乎。因書於後。

跋溫公繡座銘稾

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虛己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也。先正溫國公。反復開陳於治亂之際。可謂深切。讀其遺稾。使人流涕嗟乎。公愛君之心。萬世不可泯也。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右司馬文正公薦士編。起至和之元。盡熙寧十年。凡百有六奏。其間多公所親錄。而其外題曰舉賢才。亦公隸筆也。某來宜春。公之玄孫邁出以相示。翻閱終日。起敬起慕。惟公薦士報國。惻怛篤摯之心。後世觀此編者。亦可以想見萬一矣。

題文正公條畫沿邊弓箭手稾後

右文正公條畫約束沿邊弓箭手事。蓋公在幷州佐龐穎公時所具稾也。其察微慮遠。固本防患之意具備。觀諸此。非獨可以窺公制事之權度。抑可得爲國御邊之良法矣。

跋濂溪先生帖

右濂溪周先生二帖。某來桂林。邂先生之鄉。因鄉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攷尋先生舊蹟。已而胡良輔持此二帖及家譜石刻來。良輔實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粲贈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又載濂溪隱居在石塘橋西。先生之兄諱礪。其子仲章。卽第二帖所寄者是也。濂溪在其鄉。古有是名。先生晚築廬山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蓋示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鄉之父老相傳。能道先生此意也。某不佞。竊誦習先生之言行。垂歲獲拜遺像。今又得心書而藏之。慕仰涵泳。不勝拳拳。敢敬書於左方。

跋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

右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先生克己之嚴。徙義之勇。任道之勁。讀斯文者。亦可以想其餘風於辭氣間矣。先生之於言無所苟也。則府君之行事。足以取信於來今不疑矣。府君之出劉拯景仁以此刻相示。蓋溯上陳公之書。字畫森嚴。實歐陽率更書溫公碑法。是亦可寶云。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許吏部以直道不容於時宰。而其典州持使者節。所至懇懇然推其學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寄詩。蓋公護湔廣右時也。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溼。百川貫河來。砥柱乃中立。誦詠斯言。尙可想味公平生也。

跋宇文中允傳

故曲水令宇文中允。吾鄉之前輩先生也。熙寧間。伊川先生之尊父大中公守漢州。以禮致公典郡之學。

今兩書具載伊川集中。謂公不以榮利屈志。道義爲鄉里重。非特今人之難。古人所難。則其人不問可知矣。又況司馬文正公與范文忠公相與稱道紀述。皆足以垂信於方來哉。元祐修裕陵實錄時。嘗爲公立傳。頗采文正所稱著於篇末。至紹聖章惇、蔡卞得志。改易舊史。乃謂公於法不當立傳。元祐諸人。獨以司馬丞相故私公。小人不知春秋賢而得書之義。顧反用私意誣公。論類如此。紹興初。天子命大臣更正史事。盡黜姦臣之說。於是公復得立傳。是非久而自定。此天也。今吾邑綿竹附郭之南。有所謂止止亭者。公所歸隱之地也。清泉老木。固亦無恙。而公之風烈。後生知所師慕者鮮矣。嗟夫。君子之仕。本以行道也。非欲貴求富也。昔之人道不得行。則不敢以居其官。若公豈忘世而素隱者哉。身爲縣令。以字民爲職。而扼於勢。不得其職。引而去之。義當然耳。觀公之去。猶以胷中所欲言者爲書獻之天子。則公之心非忘世而素隱。抑可見矣。古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公而得時與位。則其於古人臣之事。豈不可望。庶幾能之邪。世衰道微。仕者狃於習俗。憧憧然以欲貴求富爲心。而君臣之義益以不明。如公之風烈。要當表而出之。庶幾來者有所感動興起。夫豈小補邪。其家將刻元祐紹興所立兩傳。併以諸公之文附列於後。求某爲書。念不敢辭。而不知其爲僭越也。

跋陳分寧傳

爲吏者受天子之土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蕩覆。節義頹廢。於是而有能持立其閒不爲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表而出之。以風厲臣子。實爲國家之先務

也。建炎中北虜所蹂踐及江右。牧守之臣望風逃避。甚至率民迎拜者相屬也。獨分寧宰陳公以區區一邑抗義不屈。卒全其境。使一時不至有秦無人之歎。其有補於世教抑多矣。淳熙四年公之子義守靖州。以始末傳記文字寄桂林。某讀之慨然。謹附志於左。

跋鄭威愍事

鄭威愍公守同州。城陷死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公書辭。胷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爲。豈不凜然可貴哉。先公使川陜時。得公死時事爲詳。某侍旁蓋敬聞之矣。乾道己丑。公之孫忱得復以始末見示。輒歎息而書之。

跋范文正公帖

先公舊藏文正范公與朱校理手帖墨刻一卷。某以示汶上劉君子駒。一見咨歎。不忍去手。卽摹本置之篋笥。且屬某志其後。某竊惟文正公平生事業。光明偉特如此。及觀此帖。味其辭意。而有以知公處事之周密。玩其書畫。而有以見公日用之謹嚴。此豈非其事業淵源所自耶。晚生何足以形容萬一。然嘗反復於此而復有感焉。公蓋生二歲而孤。隨其母育於長山朱氏。旣第。始歸姓范氏。今所與書者。卽其朱姓時從子行也。公雖以義還本宗。而待朱氏備極恩意。旣貴。則用南郊恩。贈朱氏父以及其諸子之喪。皆爲之收葬。歲時奉祀。則別爲饗。朱氏以公蔭爲官者三人。此載在遺事。世所知也。詳觀是帖。其親愛惇篤之意。

發於自然。蓋與待其本族何異。其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只此一事。表而出之。聞其風者。蓋可使鄙夫寬薄夫敦也。誠盛德哉。

康熙元年六月既望。張某謹題。

跋范文正公帖

文正范公德業之盛。借使字畫不工。猶當寶藏。況清勁有法度如此哉。至於溫然仁義之言。使人誦歎之不足也。

跋范文正公帖

右文正范公帖。某得之文定胡公之家。以刻於桂林郡齋。某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某於文正公見之矣。觀此雖一時書帖之閒。亦足以扶世教垂後法。非德盛者其能然乎。故敬志之以詔來世。

跋吳晦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乾道癸巳歲八月之七日。某伏閱是軸。喟然而歎曰。嗟乎。學者不克躬見先生之儀型。既朝夕誦味其遺言。以求其志。攷其行事以究其用。又幸而得其字畫而藏之。蓋將以想慕其誠敬之所存而亡有極也。豈與尋常緘藏書帖者比哉。夫聞其風。猶使人若是。況於如上蔡龜山親炙之而稱高弟者乎。併與二公之書而寶焉。抑可見師友淵源之盛矣。

跋王介甫帖

後一帖。大理少卿許遵守京口時。王丞相與之書。遵刻之石。始遵在登州。論阿云獄事。丞相爲從臣力主

之。自後殺人至十惡。亦許案問自首減死。長惡惠姦。甚逆天理。今此帖乃謂遵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由其議法求所以生之之故。蓋丞相眩於釋氏報應之說。故以長惡惠姦爲陰德。議國法而懷私利。有所爲則望其報。其心術之所安。蓋莫掩於此。予故表而出之。

跋王介甫帖

金陵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閒。乃有晉宋閒人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恩恩草草。此數紙及予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跋王介甫帖

予喜藏金陵王丞相字畫。辛卯歲過霅川。有持此軸來售而得之。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己意。顧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如此。此又其晚年所書。尤覺精到。予所藏他帖皆不及也。

跋東坡帖

坡公與銀臺舍人帖。殆是行新法時。勸其因入對盡所欲言。且曰人臣事君。惟有竭盡庶幾萬一。恐未當以前例爲戒。讀斯言。懍懍有生氣。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己。非爲臣之義也。讀斯言亦可以興起矣。

跋東坡帖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

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此在他人已爲難能然年尙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閒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閒也眞可畏可仰哉

跋蔡端明帖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司馬忠潔公帖

右司馬忠潔公帖惟公仗節仗義不辱其先某頃在儀曹嘗上公節惠應謚法今獲見翰墨慨然想其平生所謂臨風涕零之語其憂傷之意夫豈私於身哉

跋張侍郎帖

右侍郎張公政和閒與成正賈公手帖所論陝西鐵錢事使人歎息蓋自熙豐用事大臣更變法度其後祖述之者益以近利爲急一時觀望鑾起毛擧至於無法之不變而無法之不壞陝西錢事亦其一也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已寧爲國家生民計耶是以歎息

跋陳了翁帖

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於細微蓋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淳熙乙未歲

未盡三日。賀州別駕李宗甫見寄。

跋了翁責沈

責沈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之所作也。公壯歲未聞前輩先覺之名。迄終身以爲歉。至引葉公之事自責。葉公實沈諸梁。故名其文曰責沈。龜山楊先生嘗爲之跋。既足以發明公之盛德矣。反復而讀之。又以見公進學之心尤嚴。於既老之際。徙義之勇。不忽於卑者之言。其虛中克己。皆可以爲後世師法。建康留守劉公得眞蹟而刻之。以墨本來寄。某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世教。獨恐遠方之士。艱於得見。乃復刻於桂林學宮云。劉公名珙。淳熙四年六月戊子廣漢張某謹志。

跋李泰發帖

李公以八十之年。流落鯨波萬里之外。而翰墨辭氣凜凜如此。誠一時偉人也。某雖不及識公。展玩此軸。亦足想見其平生耳。

跋了翁與丞相隴西公書

丞相隴西公宣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史謫官沙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大節。森然如星斗之在天。而事業實權輿於此。諫議於丞相爲丈人行。今觀書辭。所以相與蓋甚篤至。前輩憂時之念深。故於人才拳拳如此。斂衽三復。敬歎何窮。惟是某嘗竊怪諫議平生。於君父大義。跬步不舍。其與異教淪棄三綱者。不翅霄壤之異矣。顧乃區區樂講於其說。獨何歟。恨生晚不及親見公質所疑也。

書相公親翰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跋尚憲帖

尚公之所以告其知己者可謂切矣受人之知者不當爾邪公之沒也久矣讀其書辭猶覺生意凜然義理之不可泯也

跋孫忠愍帖

孫公此數帖其處死蓋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眞其說流遁蠹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仗節死義之臣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有所自來也觀公訓敕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爲貴以涉虛爲戒其不受變於俗學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鄂州史君千里寓書敬題卷末

跋尹和靖遺墨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置於窗壁間今往往藏於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遐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工至而浹洽之味爲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得師矣

書贈吳教授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

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卽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題長沙開福寺

長沙開福蘭若。故爲馬氏避暑之地。所謂會春園者。今荒郊中。時得塼甓。皆爲鸞鳳之形。而奇石林立。二百年來。供城中官府及人家亭館之玩。何可數計。而蔽於榛莽。臥於泥池者。尙多有之。當時不知載致何所。用民之力。又何可量哉。馬氏父子。乘時盜據一方。竭澤聚斂。以自封。而又以資其侈靡之用。旋踵而衰。兄弟相讎。敵魚肉。惟恐不及。亦其理與勢宜然。今湘岸有涇祠。江中有誓洲。及其交兵詛誓之所。小家自爲蠻觸。祇足以發千載之一哄。寺之西祓禊亭。下臨湖光。擧目平遠。自爲此邦登覽勝處。不足用馬氏爲汙也。

張南軒先生文集卷之七

銘

困乎齋銘

趙郡李東老結茅於江南榜之曰困乎求予爲銘予聞東老之居植竹千本溪流其閒地偏而趣幽子將以是爲困乎東老蚤從名士游詩法甚高方其得意不復知有塵世事子將以是爲困乎以予觀之殆不然也

嗚呼困乎性命之微言之實難孰探其源匪言之艱天高地下而人其心在躬者神統乎高深其端伊邇曷睨以視當落其華而究斯理嗚呼信其爲困乎也已

艮齋銘

艮齋建安魏元履燕居之室也在易艮爲止止其所也予嘗考大學始終之序以知止爲始得其所止爲終而知止則有道矣易與大學其義一也敬爲之銘

物之感人其端無窮人爲物誘欲動乎中不能反躬殆滅天理聖昭厥猷在知所止天心粹然道義俱全是曰至善萬化之源人所固存曷自違之求之有道夫何遠而四端之著我則察之豈惟思慮躬以達之工深力到大體可明匪由外鑠如春發生知其至矣必由其知造次克念戰兢自持事物雖衆各循其則

其則匪他。吾性之德。動靜以時。光明篤實。艮止之妙。於斯爲得。任重道遠。時不我留。嗟我同志。勉哉勿休。繄我小子。懼弗克立。咨爾同志。以起以掖。

敬齋銘

乾道四年。建安劉公自樞庭出鎭豫章。闢室於聽事之側。朝夕燕處。扁曰敬齋。廣漢張某聞而歎曰。公之志遠矣。夫敬者。宅心之要。而聖學之淵源也。敢爲之銘。以廣公意。銘曰。

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事有萬變。統乎心君。一頹其綱。泯焉絲棼。自昔先民。脩己以敬。克持其心。順保常性。敬匪有加。惟主乎是。履薄臨深。不昧厥理。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怠遑。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斯改。見義則遷。是則天命。不遐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

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同志。

敦復齋銘

復卦之義。以初爻爲重。於晝爲陽。於義爲善。於人蓋君子之道也。二比於初。故爲休復。四應於初。故爲獨復。而三之頻復而厲。則以其非比非應。開其遷善而危其屢失也。上之迷復而凶。則以其處極而最遠往而不返也。觀諸此則可見以初爻爲重矣。然則五之敦復奈何。五體順而居中。以中自考者也。故爲敦篤

於復。夫能敦篤於復。宜曰吉曰亨矣。而獨曰无悔。奈何。无悔者。戒辭也。以其柔而遠於陽。故爲之戒辭。謂如是乃无悔也。南徐陳希顏舊名其齋曰敦復。歲壬辰。與予相遇於長沙。屬予銘。予知希顏有取於儆戒之意也。爲之銘曰。

惟聖作易。研幾極深。惟卦有復。於昭天心。六爻之義。各隨所乘。其在於五。敦復是明。其敦如何。篤志允蹈。順保其中。而以自考。我觀爻義。厥有戒辭。君子體之。敬戒是資。人欲易萌。天理雖存。毫釐之間。消長所分。凡百君子。奈何不敬。祇於夙宵。以若天命。惟積惟久。匪俟乎外。敢曰无悔。庶幾寡悔。

恕齋銘

潭州右司理之治海陵。周俊卿請予名其齋。予名之以恕。爲之詞曰。

刑成不變。君子盡心。明動麗止。象著義經。所存曷先。其恕之云。自盡於己。以察其情。意有所先。則弗敢成。見雖云獨。亦靡敢輕。幽隱之枉。是達是申。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於爾強愿。靡訧靡遁。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於此。恕有餘地。我名於齋。意實在茲。嗟嗟來者。尙克念之。

蒙齋銘

番陽余端蒙請予銘蒙齋。至於再三。予未有以言也。他日因有感於果行育德之義。乃爲之辭曰。

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萬象以明。下坎上艮。其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未達。而理孰遏。君子體之。於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澄。源源曷已。

君子體之於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於中大本攸立惟敏於外達道攸協內外交修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

虛舟齋銘

詹體仁闢齋於便坐屬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舟他日體仁謂予曰漆園之說遁而離吾無取焉耳在易之中孚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將於是焉體之予歎其善思也則又爲之銘

心本虛理則實應事物無轍迹來不迎去不留彼萬變我日休行斯通險可濟孚豚魚貫天地曷臻茲在克己去其窒斯虛矣

主一齋銘

成都范文叔以主一名齋予嘉其志爲銘以勉之

人之心一何危紛百慮走千歧惟君子克自持正衣冠攝威儀澹以整儼若思主於一復何之事物來當其幾應以專匪可移理在我寧彼隨積之久昭厥徵靜不偏動靡違嗟勉哉自邇卑惟勿替日在茲

南劍州尤溪縣學傳心閣銘

乾道九年知南劍州尤溪縣事石整既新其縣之學復建閣於學之東北買書五十卷藏之其上而命工人繪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之像置於其中使學者得以朝夕瞻仰焉新安朱熹爲之名曰傳心之閣而整又以書請銘於廣漢張某某竊惟念自孟子沒聖學失傳歷世久遠其間儒者非不知尊孔孟而

誦六經至考其所得則不越於詁訓文義之間而已於聖人之心所以本諸天地而措諸天下與來世者蓋鮮克涉其藩而況睹其大全者哉惟三先生生乎千載之後乃能考諸遺經而得其不傳之妙以相授受然後六經之言羣聖之心全體大用晦而復明如日之中萬目皆覩嗚呼盛矣某愚不敏夙嚮往焉敢以建閣之意命名之說洗心拜手敘而銘之銘曰

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墮厥命惟聖有作體乎天心修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具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章句有師一經皓首語道則迷惟子周子崛起千載孰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茲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問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繪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於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於味其言於考其爲體於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渝咨爾後人無替厥初

顧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陽宇文紹節之齋曰顧且爲之銘

人之立身言行爲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爲毫釐之浮則爲自欺克謹於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爲己愆

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

讀書樓銘

醴陵丁忌明發請於某曰。家有小樓。爲羣從講習之所。敬求某以讀書名之。而因銘以告。

洪惟元聖。研幾極深。出言爲經。以達天心。天心煌煌。聖謨洋洋。有赫其傳。惠我無疆。嗟我學子。生乎千載。孰謂聖遠。遺經猶在。孰不讀書。而昧厥旨。章句是鑿。文采是事。矧其所懷。惟以祿利。茫乎四馳。其曷予暨。嗟我學者。當知讀書。匪有所爲。惟求厥初。厥初惟何。爾所固然。因書而發。爾知則全。維誦維歌。維究維復。維以泳游。勿肆勿梏。維平乃心。以會其理。切於乃躬。以察以體。積功既深。有燁其明。迥然意表。大體斯呈。聖豈予欺。實發予機。俾予自知。以永於爲。若火始然。若泉始達。推之自茲。進孰予遏。若登泰山。益高益崇。維理無形。維經無窮。嗟哉學子。盍敬念茲。以是讀書。則或庶幾。

蔡軒石銘

張子銘蔡軒之石。於以出入觀省焉。

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躬。爾之話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爾庸。敬爾所動。毋窒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云肅。攸保於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於石。用儆爾慵。

筆囊銘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敬銘厚陵之賜文正之澤傳之方來見者改色筆端吐辭穀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德其物

周彝砚璞銘

靡飾於外含章在中以時發舒翰墨之功君子觀象於以蓄德韜其光芒惟貞靡忒

箴

主一箴

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嗟乎求仁之方孰要乎此因爲箴書於坐右且以誌同志

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助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四益箴

先君晚歲嘗大書四言以詔杓弟曰無益之言勿聽無益之事勿爲無益之文勿觀無益之友勿親杓受而藏之惟謹先君既沒之九年則以請於某曰伏自惟念大懼無以承先君之意既以四益名堂願兄追述其義將列之坐右朝夕儆戒以庶幾乎萬一某奉書而泣退而爲箴以告之

若古有訓。聽德惟聰。聞過以改。聞善以從。匪是之聞。則爲無益。諂言溺心。姦言敗德。嗟哉勿忘。敬共朝夕。卓爾有定。聽斯不惑。朝夕之閒。何莫非事。事所當事。是爲君子。惟欲之動。則亂於爲。營營何益。擾擾孰知。止之有道。當收放心。曷諭其工。履薄臨深。異說害道。我則弗邇。浮文妨實。我則弗貴。而況末俗。戲論俚辭。當絕於前。勿亂於思。潛心聖賢。博考載籍。聞見之多。於以蓄德。大倫惟五。友居其一。我觀昔人。敬戒無斁。以狎而比。以順而同。德惟日喪。友亦曷終。必端爾心。忠信是親。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贊

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贊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仗義履正。卓然不舍。方臥南陽。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濂溪先生贊

於惟先生。絕學是繼。窮原太極。示我來世。

明道先生贊

於惟先生。會其純全。天理之揭。聖學淵源。

伊川先生贊

於惟先生。極其精微。俾爾立德。循循有歸。

于湖畫像贊

是于湖君。英邁偉特。遇事表然。如箭破的。談笑翰墨。如風無迹。惟其胷中。無有畛域。故所發施。積達四出。雖然。此固衆人之所識也。今方袖手于湖之上。盡心以事其親。而益究其所未及。則其所至。又孰知其紀極者耶。己丑夏。廣漢張某書於湘中館。

書伊川先生易傳復卦義贊

天地之心。其體則微。於動之端。斯以見之。其端伊何。維以生生。羣物是資。而以日亨。其在於人。純是惻隱。動匪以斯。則非天命。曰義禮智。位雖不同。揆厥所基。脈絡該通。曷其保之。日乾夕惕。斯須不存。生道或息。養則無害。敬立義集。是爲復亨。出入無疾。

觀虎丘劍池有言

湛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虧。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之德乎。吾是以徘徊而不能去也。

墓表

欽州靈山主簿胡君墓表

惟建州崇安胡氏至文定公而始大。其上世皆居里中。文定公宦游荆楚歲久。皇考宣義公淵沒葬於荆門。紹興初。因徙家衡嶽之下。於是二弟實從仲曰安止。仕爲朝奉郎。生子實。字廣仲。是爲君。君雖生晚。不

及親受文定之教而自幼敏茂氣識異於常兒年甫十五從家塾習辭藝從兄五峯先生宏、察其質之美也從容告之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所謂道者人之所以生而聖賢待之所以爲聖賢也吾家文定之業子知之乎君拱而作曰某不敏固竊有志乎此願有以詔之先生嘉其志樂以告語君雖素羸多疾而矻矻自力不肯寘由是所見日以開明先生之沒君獨念前賢淪落且懼緒業荒墮慨然發憤見於辭色孜孜訪友惟恐不逮講辨反復以求至當議論貴決白不爲含糊模棱態其居家雍睦而有制閨門內外無不敬愛之或諏其所以致此則曰家道之失和平皆由小知自私害之吾一以公心惻怛居其閒故無事耳始朝奉公沒時幼子寓僅垂髫君撫育教訓恩意甚力輕財好施意氣豁然舅之子貧無所依君收養之終身以至族姻之不能自振者賴君區處調護非一而其好善疾惡亦本於天資親朋有過盡言不隱雖甚愚窒不忍棄必反復開導至其以非意相犯則恬不與較平時誦習文定公春秋之說尤患末俗統系淆亂每舉莒人滅鄫之義言意深切其操心主於忠厚爲學謹於人倫貴實用而恥空言行事之可見者大抵如此早以門蔭補將仕郎殆將二紀約居恬然不急仕進近歲始就廣西銓選得欽州靈山縣主簿亦未上也乾道九年秋因事至湘陰得疾堅病在腰股間醫者誤以快藥下之則益甚亟歸舊廬以十月庚辰沒於正寢享年三十有八娶黃氏知鄂州抗之女子男二人大同、大有皆幼一女才及笄君之沒士之識君者莫不爲德門惜君之賢至其所居鄉里之細民亦曰何善人之不壽也予與君交幾十五年志意相合歲時會遇與夫書尺往來無非以講論切磋爲事則予之惜君又豈常情可比哉嗟夫學

者之病固非一端。以予觀於近世。其大者有二焉。貪高慕遠。則不能循序而有進。負己自是。則不能降心以從善。是二者。抑學者之所甚病也。數年以來。矚君熟矣。蓋務實遡本。自反於卑近。而虛中求益。不私其故常。予是以知其所造將不可量也。孰謂天之降年止於斯邪。學力而未極其成。才高而未著於用。予之所深痛也。予豈不知修短之有命耶。是歲十二月癸酉。葬於衡山縣雲密峯之東。從其先君之兆。其友同郡吳翼以狀來求表墓。明年乃克爲之。

清熙改元九月戊申述。

教授魏元履墓表

故台州州學教授魏君元履之喪。新安朱君熹既爲之志。以內諸隧。而其子孝伯。復以書來請表於墓。某雖聞元履之風而未及識。獨時以書往來。相與之意。蓋有不待傾蓋而得者。又聞元履將沒。若以此屬於予。則於孝伯之請。反之於心。誠有不能已者。故不復敢以荒陋辭。元履諱掞。之舊名挺之。後更今名。則字子實。然以元履行。今爲建寧府建陽縣人。父大名。隱德不耀。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嘗志其墓。述其世系甚詳。元履自幼立志不羣。方是時。建寧多儒先長者。元履始入郡庠。事籍溪胡先生憲。先生器之。已而徧從諸長者游。閒又適四方。所交一時名卿賢大夫。多丈人行。故聞見日廣。而聲稱亦日著。其爲學慨然企慕古先。於書無所不講。而於歷世治亂興亡得失之故。與夫本朝故事之實。尤所諳究。爲文章。長於議論。善談說。聽者無倦。其居家。孝友恂恂。謹喪祭。重禮法。於親黨卹死字孤。雖貧。極其力而爲之。其居鄉。遇歲饑則爲粥以食餓者。且請於官。爲之移粟。閭里賴之。視鄉人有不葬其親者。請富與之期。貧與之費。賴以掩

者亦以千計。其有不舉子者。則爲文以告戒之。細民亦多爲之感動。其與人交盡其情。然不爲苟合長善。救失惟恐不及。後進有一長。必亟稱而力推之。位望尊重者。苟有不合己意。亦面質不諱。大抵其爲人於義最隆也。方年壯時。游江湖間。過衡。客郡守章傑之家。會故相趙忠簡公之喪。歸自海外。傑雅以私怨趙公。且希秦檜意。逮治其家人。勢烈如火。元履獨慨然以書譙傑。長揖而去。傑亦無以害也。其天資疾惡。勇於爲義。類如此。元履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福建路安撫使汪公應辰知建州。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復爲時相所尼。不得召。居數歲。詔舉遺逸。轉運判官芮公曄率其僚與帥若守六人者。以鄉人所狀行義聞。有旨特徵之。時宰相陳公俊卿實當國也。元履辭既不獲。乾道四年十二月。用布衣入見。條當世之務。首論修德爲立政之本。繼以正人心養士氣爲言。以謂恢復之道。要必以是數者爲先。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晷。翼日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異時學官多養望自高。不與諸生接。亦不復省學事。元履就職。則日進諸生而誨語之。視其屋有弊壞弗支者。亟請於朝而葺之。其春釋奠於先聖。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亂天下不當祠。而河南程氏兄弟。唱明絕學。以訓方來。其功爲大。請論奏屏去王安石父子。而追爵程氏。列於從祀爲允。它日又白太學之教。豈當專以浮言取人。宜隆德行。尚經術。其次猶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皆不聽。元履念上恩厚。言雖不見用。未忍去也。於是時事有係安危治亂之幾。而自宰相以下。無敢救正指陳者。懷不自已。每抗疏力言之。至於三四。不報。則移疾杜門。以書切責宰相。宰相病之。遂因元履之請。予告使歸。既行。則罷爲台州州學教授。五

年六月也。元履歸而喟然曰。幸得遇明主。學力未至。無以感悟。効報萬一。當益自勉而已。舊榜其書室曰艮齋。至是日處其閒。紬繹舊學。將求其所未至。士子有從之游者。亦不之拒。而元履病矣。病且革。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語謬。其母游氏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涜我。招其友朱君熹至。則盡以終事爲託。以九年閏月壬戌沒於正寢。年五十八。娶劉氏。同郡徽士勉之兄女。先十九年卒。再娶虞氏。子男二人。孝伯長。國學進士。孝聞尚幼。所爲文章及論議。合數十卷。藏於家。嗟乎。習俗之弊久矣。惟一己之便利是圖。而其他有不遑卹也。若元履平日制行。以急病讓夷爲心。一旦起布衣。有列於朝。則無隱君父。言衆人之所不敢言。其比於區區自謀者。相去豈止十百而已哉。而世或以近名訾之。抑昌黎韓子所謂怠與忌者非邪。雖然。使元履而天假之年。益充其所志。以進其所願學。則其所成就發見。又豈止於是而已邪。予是以歎惜而書之。淳熙元年五月戊申。廣漢張某述。

附錄

像贊

宋朱熹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祭文

宋朱熹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厥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勵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楮州今十五年予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於南我遁嚴嶺顯晦殊跡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問愈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亟遣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歔欷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干駕之弗反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脅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疾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懷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敢不竭其庸虛幷矢詞以爲報尚精爽其鑒茲嗚呼哀哉

又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六日丁亥具位朱某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胎志同而心契或面講

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有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然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稍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媿。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糜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開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地下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重修張南軒先生祠堂記

人之生有此心。則有此知。堯舜之聖。此心此知也。夫婦之愚。無以異於堯舜。以天而不以人則明。以人而不以天則昏。夫尊賢而賤不肖。好善而惡惡。此人之本心。與生俱生。天理之自然也。比小人。嫚君子。趨惡而違善。此習之而不知。人欲之使然也。何以言之。匹夫信義行於里閈。蓋有盜賊斂干戈而過其閭者。烈婦毅然而不可奪。世俗固有立祠宇以奉之者。是孰使之。天實爲之。人心之良知也。降周訖孔至孟氏而道統不傳。天理幾泯。人心日晦。由帝而下。上下之間。莫有任此責者。至於我宋。尊道重德。已見於削平肇造之初。人心之善芽蘖此時。其後濂溪二程先生出。而發聖賢之祕。孟氏始得其傳。道統於是乎有宗。中

興以來文公朱先生以身任道開明人心南軒先生張氏文公所敬二先生相與發明以續周程之學於是道學之升如日之升如江漢之沛婦人孺子聞先生之名皆知其賢譬之景星麟鳳不以爲瑞者妄人也凡講習之地皆有祠宇崇尚嚴潔足以啓人之敬仰百世之閒儒風彬彬豈無自而然獨金陵天禧之側有屋六七楹曰南軒實先生講習之地想其朝夕思維參前倚衡天地之運化聖賢之傳授父子講求乎尊君救時之策朋友發揮乎垂世立教之序闢百聖而不違通萬世以無媿是軒也豈容使之荒蕪而不治惜乎歲久希重道之士日就傾圮甚而春時爲游宴之所杲昨贅江淮幕猶扃閉空閟未至若今之狼藉心竊念之告之長而莫我聽近冒闢事欲因舊而增新之比至殆不可舉目於是命工治葺內外整齊繪先生之像於中使承學之士載瞻祠宇尚想道誼人亡道在如將見之興起良知有躍然不自已者嗚呼閭有當式者墓有當拜者此軒之當新庸非守邦者之責尚冀來者之不忘也繫之辭曰孟氏日遠吾道日昏道之明昏儒之疵醇學焉而疵韓董揚荀自時厥後疵亦靡聞我宋立極曰義與仁教風德雨太和陶薰篤生鉅儒濂溪二程文公宣公道鳴中興伊昔宣公講學斯軒南軒之名與道俱尊奚未百年棟宇摧傾今我來斯載瞻載嘆亟命匠氏斬然一新有隆斯堂鏘鏘其門像圖維肖奠安妥神遂使先師不窘暑寒牢醴時薦觴豆序陳豈軒之新軒存敬存礪石琢詞以告後人淳祐三年七月丙子後學杜杲記

嚴州三先生祠記

君子之相天下。必本於學。所謂學者何哉。惟精惟一。伊傅周召。聞諸堯舜而以相乎殷周者是也。慨自世教衰。士有如管仲者出。挾其小器以規利於諸侯。諸侯之相適無知學者。而仲因得以行其志。由是士大夫慕焉。其世愈下。其名愈聞。權謀功利之習。遂以深錮。不復知有學。而獨一二不得位之君子。相與探精一之旨於殘編斷簡之間。以淑其身。以教諸人。而論者因以理學歸之。蓋其說公矣。然其後也。遂以是學爲不得位者之私物。而相天下者專以業稱。則又豈知學之與業。名雖殊而實則一。使業本於學。則業卽學也。使業不本於學。則業亦非也。而顧析而二之。其無乃惑歟。由漢至於宋。稱名相者今可數矣。然以予言之。若文正范公者。非諸人所能望也。何也。中庸一書。堯舜孔子所以曠百世相授受者也。當其未經程氏之表章。而公則首舉以告橫渠張子。至其體諸身者。言必本於仁義。志每存乎先憂。凡有所爲。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則不敢必。非有見於精一之旨能之乎。然則公相業之隆。本於學者也。非諸人所能望也。顧在作宋史者。既不知推本公之學。而世亦習其說而未之思。故有舉程氏朱氏以及其徒。若南軒張宣公、東萊呂成公、稱之曰理學。則相與信之。如舉文正公以列於理學之林。未有不疑者也。蓋學與業。其義鬱而不明久矣。文正公在明道中。以司諫貶知嚴州。後乾道初。宣公以直祕閣起知嚴州事。而時成公實爲郡博士。至今徵文獻者宗之。然獨文正有祠。未有合宣公成公而祀焉者也。嘉靖己未。文正公聞孫學憲君行部主嚴。有事祠下。既屬韓守叔陽葺除其頹漏。喟然曰。我文正公非徒以相業稱者也。遂奉公主居中。左宣右成。略其位而題之曰三先生祠。來請予記。予幼有志於學。竊嘗討論而識其大端。

因爲發文正公之學以見其同於成公宣公而得並稱先生者如此使韓守刻諸石用告夫敎學者焉學憲君名惟一辛丑進士韓丁未進士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知制誥華亭徐階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張南軒先生文集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撰者　張栻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